

一個先賢

校內徵文比賽高中組冠軍

6D 沈在悠

當電視上播放偉人傳記時，大多會述說那人很久以前做過的事。可是，偉人的故事始終是故事，他們的經歷對我來說總有一種距離感，而真正讓我肅然起敬的故事，距離則近得多。

1962年某天，蛇口橫風橫雨，香港掛起了十號風球，一個瘦弱的青年帶着四塊發泡膠板，頭也不回地跳進了疾風怒濤中。他喜歡故鄉，但那時故鄉一貧二白，妻子進門還未有吃過一頓飽飯，女兒生下來也未喝過牛奶。一河之隔的香港卻是繁華的土地，在那兒妻兒會吃得飽、穿得暖，因此任海浪瘋狂拍打，他仍努力向對岸游去。

對新生活的期盼勝過了大海。第二天，他踏上了香港的土地。

香港是現實的，一無所有又沒學識的人，難以覓得容身之所。但青年沒放棄，他仍靠努力打出一片天。他沒念過書，又是農民，出賣勞力的工作是再好不過的。他在工廠由低做起，如果對機器的操作一竅不通，那就學吧！這裏沒有兄弟姊妹幫忙，機器不像農田一樣平易近人，他有的只是一雙願為幸福打拼的手。

那是個肯努力就有機會成功的時代，他努力工作，終於買到了房子。然後，他和家人團聚了。

一家人都來了，意味着更高的生活開支，為了溫飽他更勤力地工作，工廠倒了，就去地盤；地盤沒了，就去駕車，反正天無絕人之路。他的雙手開始佈滿皺紋，但兒女比什麼都來得重要。後來，他替兒女買了三所房子，兒女終於擁有安穩的家。

1997年，大家都很害怕，但他沒當一回事。子女有了安穩的家，再大的風浪也不及當年后海灣的大。

踏入新世紀，世界末日沒有來，但他卻添了一個孫兒。可惜，他在孫兒的記憶中沒佔到很大的比重，孫兒對他的印象只有長年臥病在床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患上了一種病。他忘了那足以媲美任何偉人的過去，卻記起故鄉的飢荒；他忘了他每天為生活奮鬥的光輝歷史，卻記起沒人知道的遺憾。他的故事足以使任何人肅然起敬，他卻不能親口向旁人炫耀。偶爾他會想起一些過往的點滴：他曾隻身坐巴士回到老家，但當年的大廈已不復存在；他曾為了生活橫渡兇險的海洋。現在的他，追尋記憶的碎片，得到的卻是滄海桑田的答案。

孫兒無法想像是什麼讓一個有為的青年變成這樣。他又怎知青年為家人每天工作過十二小時？直到孫兒懂事，聽到別人對爺爺由衷的讚美，他才知道這老人遠比他人更值得尊敬。

2008年，老人自孫兒的生命中從此缺席。這或許對他來說是件好事。他被病魔纏繞多時，現在終於解脫了。在死後的地方他能任意和相遇的人述說他那輝煌的故事。

香港生活富足，孫兒也不愁穿吃。可是，孫兒在知道了很多爺爺和從前香港的故事，他竟然希望能夠回到當年，會會那為家人奮鬥的青年，親耳聽聽那足以使任何人肅然起敬的故事。